



特里莎·梅将成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

英国首相卡伦宣布辞职，特里莎·梅将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。



美国女子酷似希拉里 与名人见面月收入过万美元

61岁的Teresa Barnwell(图)因为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-克林顿酷似，便模仿希拉里与名人见面，赚得钵满盆满，月收入高达10000美元。当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时，到哪里都有人把她认错为希拉里。



女子穿比基尼跳入罗马历史喷泉嬉戏

3名年轻女游客穿比基尼跳入具有400年历史的意大利罗马帕欧拉喷泉嬉戏。当地有明文规定，在当地喷泉游泳或洗涤属违法行为，若遭检控，可被罚款200欧元。



克罗地亚为宠物狗开沙滩酒吧

克罗地亚第一家专门为宠物狗设计的沙滩酒吧，为宠物狗提供特别准备的冰激凌、狗啤酒和小吃，使狗狗和主人可以在海滩上同享惬意时刻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“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，医院才能办好；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姐妹看，医院才能管理好；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，病人才能够恢复好。”这是潍坊市优秀共产党员、诸城市龙都卫生院原院长王金鉴的“三好理论”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扎根基层34年，先后担任4个乡镇卫生院院长，不忘初心，任劳任怨。遗憾的是，他的生命却在50岁时戛然而止……

王金鉴：“小院长”的大医胸襟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张晶 李芳



王金鉴说，“上级让我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我是党员，就应该冲在前面。”（资料片）

半年的少眠无休，换来了三层门诊楼的完工。卫生院的职工有了奔头，再也没人提调离的事情。走进王金鉴的办公室，屋顶装有一台锈迹斑斑的吊扇，吱吱悠悠地一圈圈转着，屋内燥热异常。摆放着的桌椅、沙发、书柜，样式陈旧，一眼看出年头不短。这办公室内所有家具，竟是王金鉴厚着脸皮从诸城市区一家医院手里“抢救”出来的。原来，市区一家医院搬迁，废弃的家具，被他当作宝贝拉了回来。辛兴卫生院职工们记得，王金鉴在辛兴呆了5年6个月零7天，留下1200平方米的门诊楼、2600平方米的病房楼、2300平方米的后勤楼和35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。

宁肯累自己，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累

卫生院逐步好转，王金鉴的白头发却日渐增多。“我经常说苦点累点没关系，等将来好了就好了。”迟永萍至今仍难掩心酸地啜泣道。迟永萍心里一直想着“将来好了”赶紧来。她和王金鉴曾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养到五岁时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夭折。孩子重病期间，夫妻俩每晚轮流抱着呼吸困难的儿子，彻夜不眠。儿子夭折后，同事们从未见过王金鉴掉过一滴眼泪，总像没事人一样，在医院里忙前忙后。可有一次，一个同事打扫卫生间时，忽然看到王金鉴的书里掉出一张小孩的照片。待她弯腰捡时，王金鉴以快她几倍的速度捡起来锁到了抽屉里。王金鉴的眼圈红红的，泪水涌上眼角。生离死别让迟永萍更渴望团圆。哪怕是在租来的小窝里，一家人也能其乐融融。

可希望越急切，失望越剧烈。2003年的11月，王金鉴罕见地早早回家，迟永萍既惊且喜，为此还多准备了几道小菜。王金鉴提起筷子，给妻子夹了几口菜，平淡地说：“俺要上辛兴卫生院了。”饭菜尚温，迟永萍的心却有些凉。她了解辛兴卫生院，那里条件差、人心散，在诸城市卫生院中排名倒数，没人愿意去。她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可还是鼓起勇气问：“咱不去成吗？”

“上级让我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我是党员，就应该冲在前面。”王金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一夜未眠，两口子彼此无言。第二天一早，王金鉴打点好了行囊，义无反顾地走了。“他刚上辛兴那会儿，正是最难的时候，十天半月不回家。我记着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买不上煤，孩子就揣在被窝里写作业。”“女儿那时候小，小手捏着铅笔冻得通红，哆哆嗦嗦地问我：妈，人家都有

爸爸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爸啊？”迟永萍盼周末，等到过了下班的点，却只等来一个电话：“临时有事需要处理，不能回家了。”其实，那晚王金鉴本来兴冲冲要回家，可周末大家拼车回家，车满坐不下，他让别人走了，自己留下来。

“2004年快过年了，我生病，好久没有看到王金鉴。除夕那天，下午五点多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。我看到他的衣服也皱了，头发也白了，满身泥水和油漆，像逃荒回来似的，我俩一下子抱在一起。我在他怀里使劲哭。”迟永萍回忆当时的情景，眼泪扑簌直下。“永萍啊，以后会慢慢好的，我暂时顾不上你们，我会好好补偿你们的。”一句朴实的话，让迟永萍娘俩又过了一年。一起走过这么多年，迟永萍知道丈夫王金鉴宁肯苦自己，累自己，都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累。尤其是他所在的卫生院，服务的多是农村的贫苦百姓，生活更加不易。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，为农村医疗、为百姓做更多的事。

刚到辛兴卫生院时，院里有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，作为值夜班职工的宿舍。王金鉴把房间让给别人，自己住最差的一间。房间大门正对着高约3米的仓库，盛夏湿热深冬刺骨。迟永萍来辛兴看望丈夫，看到床上单薄的被褥，眼泪就扑簌地往下掉。

为改善职工的住宿条件，王金鉴盖了一栋家属楼，自己也分到了一套房子。王金鉴当了好些年基层院长，可一家人一直居无定所。王金鉴先住在程戈庄卫生院宿舍，后来租了房子，再后来住在亲戚的房子里，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家。“知道王金鉴分到一套住房，迟永萍高兴得几晚睡不着觉，不顾丈夫劝阻执意要去辛兴看看新房子。

到了卫生院，迟永萍才知道，丈夫已将家属房腾出，让给了一位外地专家，自己搬到顶层的办公室了。

“我埋怨他，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身体。原来的宿舍条件太差，上面掉土，下面返潮，住在那里让我难受。现在好不容易分套房又给让出去，他怎么就这么傻？”王金鉴只是笑笑，眼睛眯了起来，安慰妻子住哪其实都一样。

“人活着是要吃饭，但绝不是为吃饭而活着”

“其实都一样”是王金鉴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卫生院职工们听得耳熟。“他在吃穿住行上从不讲究，大家提意见，他就用其实都一样来解释。”辛兴卫生院财务科长王娜娜说。有时候半夜三更做手术，他就像病人家属一样等在外面，一直等着。手术结束了，职工们疲惫，他也熬红了眼圈，但是一清早他就到

街上买来小米粥和油条，嘱咐大家多吃点。可他自己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王术鹏还记得，王金鉴将一些馒头片放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情景——

把买来的馒头切片摆在日光下，晒干了制成馒头干。平时吃饭时，用水一泡，兑点咸菜就是一顿饭。大家劝他改善改善生活，他总是说：“不就是顿饭嘛，饱了就行，人活着是要吃饭，但绝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。”他和单位司机一起出差，别人从衣箱上把司机当院长，把他当司机。有人劝他做院长要注重仪容外表，王金鉴又说，穿啥其实都一样。

在卫生院，王金鉴有一辆“专车”。他把车让了出来，作为卫生院的班车。班车接送职工、接送患者，就是不接送院长。“院长的车是手术病人专车，那会儿乡镇公路坑坑洼洼的，颠得厉害。病人在我们院里做了手术，出院的时候院长让用院里唯一的桑塔纳轿车送病人回家，轿车舒服，不会扯得刀口疼。”王娜娜说道。

2009年6月，王金鉴从辛兴调到百尺河卫生院。“他来的时候，没想到他竟是这么好；他离开的时候，交接会上大家哭作一团。”辛兴卫生院副院长蒋红梅说。

王金鉴到任之初，蒋红梅到百尺河的亲戚家做客。亲戚边招呼边兴致勃勃讲：“从你们辛兴调来一位好院长，百尺河医院变得很不一样。”蒋红梅非常惊讶，王院长才调任不久，竟又忙碌了起来。蒋红梅转念一想，其实到哪儿都一样，这不就是那个闲不住、总想干事创业的王院长嘛。

半年之后，上级考虑王金鉴与家庭聚少离多，将他调到龙都卫生院。龙都卫生院毗邻市区，条件较好，调任此处是对王金鉴的照顾和关怀。

王金鉴还是停不下来，他首先控制辅助检查的费用，降低药品价格，减轻百姓的就医负担，将公共卫生服务落到实处。

在龙都，王金鉴每天主持晨会，总是第一个来。卫生院办公室主任向王金鉴建议：“院长，现在很多单位都用指纹机点名，要不咱也买一台？这样您就不用每天都到会议室点名了，再说机器也不贵。”王金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点名是次要的，我主要想利用点名的机会，把我发现的问题指出来，把我的想法传递给大家，我要让大家心往一块使、劲往一处拧。”

王金鉴的“三好理论”

“爱人如己是哥哥的天性。”王金鉴的弟弟王金明说道，哥哥是家中老大，十多岁时就推着小车到城里面粉厂换面，为家里买油买菜，“过年的时候，爹娘忙没时间赶集，都是大哥带着我和二哥去买过年的衣裳，买一毛钱三十个的小爆竹，他自己却舍不得花钱买点啥。”

“每次我们兄弟聚在一起聊大哥的工作时，他就说：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，医院才能办好；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姐妹看，医院才能管理好；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，病人才能够恢复好。”王金明谈及大哥的“三好理论”。

在程戈庄卫生院，一位在家破膜的临产孕妇，胎位不正，脐带绕颈2周，必须马上剖腹产，可当天手术包已全部用完。王金鉴马上电话联系周边乡镇医院，自己骑着摩托车借来手术包。手术期间，王金鉴一直在手术室外陪家属聊天，缓解家属的焦虑。

辛兴镇山东村伤残军人刘淑臻，复原后定期到辛兴卫生院治疗。2003年11月，初任院长的王金鉴看到因病折磨而心情不佳的刘淑臻，正和值班大夫闹情绪。王金鉴主动上前和老人聊家常，了解老人在战争中腿部受伤截肢，子女不在身边心情甚为苦闷。王金鉴经常抽时间陪刘淑臻聊天，掏钱帮买饭、打水。有一次王金鉴外出培训，他怕天

冷路滑老人外出不便，就给同事100元钱扛回两箱大碗面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，老人不光看病找他、换假肢找他、家里有难题也找他，把王金鉴当作亲人。

2009年6月，王金鉴调任百尺河卫生院，刘淑臻就跟着到百尺河。2009年12月，王金鉴调到龙都卫生院，老人又跟着过去。

有人问刘淑臻：“老大爷，王院长又不看病，您在辛兴看病好好的，为啥总大老远来找他呢？”“俺信他”，刘淑臻三个字的回复让许多人动容。

在辛兴卫生院盖门诊楼时，王金鉴总泡在工地上。他看到一名拾荒者经常在工地附近休息，便拜托他在自己外出时照看工地。拾荒人说到做到，王金鉴大为感动。王金鉴了解到拾荒人无儿无女，便常常带着生活用品去看望老人，聊聊天，老人孤寂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丝温暖。老人逢人便说，自己就没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好干部。

“他挨个病房转，有窗户透风，第二天他就修好了。那时候他睡觉也不多，晚上就一个人围着医院转悠。”王术鹏说道。

“有一次，在门诊大厅里，一名40多岁的病人家属发现身上仅有的120元钱丢了，心疼地大哭。王院长问清原因后，安慰她说，钱找到了，快别哭了。其实，在场的好几个同事亲眼看见王院长从自己兜里掏出了120元钱，塞给她付医药费。”王娜娜回忆道。

在龙都卫生院，打扫卫生的职工管彬冬日衣衫单薄瑟瑟发抖。王金鉴看到后便拿出300元钱，悄悄嘱咐两位工作人员给老管买件过冬御寒夹克。老管拿到衣服，老泪纵横。

在王金鉴家里，家里妻子管钱，他一个月给家里300块钱。迟永萍知道，他把钱又花在病人身上了，“可能他天生就是那种有悲悯情怀的人吧，看不得别人遭苦遭罪。”

“再给我十年，我会让我的人生更完美”

龙都卫生院病房楼竣工后，王金鉴回家的频率高了起来，迟永萍再一次看到“好日子来了”的希望。

然而日积月累，忘我的工作，使王金鉴积劳成疾。2014年11月，他自己成了患者，被诊断为肝癌晚期。

王金鉴向医院请了半月假到上海治病。“在大医院住院期间，他还了解人家医院的管理模式，琢磨人家哪里值得学习。临上手术室了，他还拿着手机拍医院的宣传版画。”王金明说大哥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个重病号。

可不到10天，他自感时日无多，执意要回到工作过的龙都卫生院。刚到诸城，他就回到医院参加考察大会。在晨会上，他向大家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汇报自己关于工作的点滴看法。台上声音时断时续，台下同事一边听，一边担心着自己的院长。

住院期间，他还关心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改革，身体一有起色，就向主管领导说说自己的想法，希望自己的建议能为新医改提供一些借鉴。在弥留之际，王金鉴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：“假如上天再给我十年时间，我会让我的人生更完美！”

“我尽心尽力，无怨无悔，这辈子值了，只是对闺女有亏欠，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”病床上，王金鉴和迟永萍说着心里话，表达自己的歉疚。

“他一直在等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。”迟永萍说道。

因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父亲治病又欠下将近十万元的医药费，在填报志愿时，女儿填报了西南和西北的学校。旁边人问她为什么这样选择，她说：“我爸爸治病欠了不少钱，西南和西北地区消费低，我选的专业学费也低一些。”

后来，在家人的劝说下，也为了以后更方便照顾母亲，女儿选择了青岛的一所大学。她的父亲清贫了一辈子，她知道，父亲给她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……